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

何心隱先生幾桐集第三卷

楚靳後學張 宿詮訂

鄧自齋說

自齋以身言自耶以家言齋耶以中庸言身耶  
以大學言家耶中庸以身言者必言身乃象中  
庸何者中庸不言心而言性以性則水也水則  
直透於海海以水爲身也不身象中庸則中庸  
奚象不中庸言身則身奚言大學以家言者必

言家乃象大學何者大學不言性而言心以心則海也海則藏蓄乎水水以海爲家也不家象大學則大學奚象不大學言家則家奚言且記中庸於大學先先乎其身意也記大學於中庸後後乎其家意也必先所先於至中而庸其身乃仲尼身也必後所後於至大而學其家乃仲尼家也是故記中庸者記仲尼其身以庸乎其禮其樂於中記大學者記仲尼其家以學乎其

禮其樂於大也乃若記論語者乃記仲尼不泥  
身家於莫不有之身家而身家於生民以來未  
有之身之家與老者相與以安朋友相與以信  
少者相與以懷相與事事於中庸其身於大學  
其家者也不然何表章中庸大學於論語參耶  
必於論語事於禮樂於中庸大學事於身家乃  
仲尼其身家也自齋果仲尼身家言耶

精析心髓匡廓以辯孔子之於正卯

有孔子必有正卯卽有苗必有莠皆難以心髓  
辯必皆于其匡廓而後易以辯者莫非以心髓  
辯譬則辯苗辯莠於根也根相似而辯之難也  
亦莫非以匡廓辯譬則辯苗辯莠於實也實相  
懸而辯之易也然則心髓之可以質鬼神而無  
疑者又必有匡廓以匡以廓其心其髓如苗如  
莠之有實以實其根而後可以知其爲苗爲莠  
而後可以知苗知莠莫不欲並生於天而後可

以知苗之亂於莠之不可以並生乎人而後可  
以知苗知莠之不可並生於人而後可以其苗  
其莠之實以實乎其根者如匡如廓於孔子於  
正卯而後可以俟諸百世之聖而不惑而後可  
以其不惑於百世之聖之俟者質諸鬼神而質  
也無疑於鬼神而無疑也無疑於不惑也故中  
庸不徒言質諸鬼神而無疑而必終言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矣不然宋世有視宋儒以偽學

者其心髓未必不以孔子之視正卯視也亦未必不以其心髓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也設不有儒之匡廓俟於宋於今幾百世以匡以廓其心其髓如苗如莠之實之所以實其根者之不惑於宋於儒孰不爲宋世之視宋儒以僞者之所惑耶孰爲宋世孰不爲宋世孰爲宋儒孰不爲宋儒孰爲孔子孰不爲孔子孰爲正卯孰不爲正卯孰辨耶且孔子之於正卯惟雜出於家語

而不載諸論語者何耶必如鳴鼓之攻必如以  
杖之叩又必如沐浴而朝之請討於不討之討  
而後爲神武不殺於神其道以設教者乃於論  
語載邪乃載諸論語者乃爲無大過於學易邪  
乃爲潔淨精微於不以力潔淨精微於以德乃  
爲學易之可以無大過耶或者正卯雖未載諸  
論語而其於孟子之所載者如鄉原如楊墨流  
卽正卯流耶不然孟子亦奚不於正卯辯而於



楊墨獨辯之不置又於鄉原又惡之如莠以辯  
之又辯何耶正卯似孔子莠而實非孔子莠也  
雖鄉原亦非孔子莠况正卯之亂政而非鄉原  
之亂德如莠之亂苗者乎且如鄉原則刺之無  
刺者而正卯尚有可刺者也然則正卯豈孔子  
莠耶又况鄉原又惟一鄉皆稱原人而已又不  
如楊墨爲天下之言所歸斯足爲孔子亂斯足  
爲孔子莠也故孟子不見有正卯辯惟不得已

於揚墨辯也且孟子又有不得已於夷尹惠之  
析之精以藏乎其辯於不同道者乃深憂其聖  
有如夷如尹如惠乃足以其聖之清以亂孔子  
之可以止則止之清而時乃足以其聖之任以  
亂孔子之可以仕則仕之任而時乃足以其聖  
之和以亂孔子之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  
和而時也乃足爲孔子莠也乃精析三聖之道  
必不與孔子同以藏乎其辯於不辯又甚乎不

得已於楊墨辯者又有不啻於鄉原辯也夫鄉原之亂德僅足爲堯舜之德亂僅足爲斯德斯亂之莠爾奚足爲孔子潔淨精微以德於易亂而莠又奚足爲孟子於孔子而勤辯耶况正卯又奚足見辯於孟子辯耶此正卯所以不見載於論語而見雜出於家語者尤爲不足辯也然否就如春秋所書所墮則惟書公會惟書叔孫季孫墮之而已自有毫釐不似家語徒欲

推重孔子而悉以其所會所墮之得力者悉於孔子而歸重也殊不知孔子惟重乎潔淨精微不假毫釐之力於所司所攝而又重乎潔淨精微以德以神其道於所教乃家語之所語爲雜出語也其不以家語與論語雜入於經書者或者其得孔子之所重者乎然否况家語口氣較諸春秋已有毫釐不相似者以家語多雜於傳所出也雖哀公問政有載於中庸者而家語亦

有之此家語之所以爲雜出語也自此外又問  
有似於禮經語者亦以禮經語有雜於漢儒語  
乃所以雜出於家語也乃家語之不可與論語  
而同語也要之家語似足以亂論語而爲論語  
莠者實非論語莠也實不足爲論語亂也况家  
語之語正卯其亂政者又奚足爲孔子亂又奚  
足爲孔子莠耶然否然否設家語所出如春秋  
所書者果爲孔子得力事則孔子所神所教之

所事亦不過齊桓晉文事爾又惡足爲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之足以起孟子所願學必  
有事焉事耶然則家語不足爲論語莠正卯不  
足爲孔子莠將有不俟今日辯而後必有析而  
精明而辯者矣第足爲孔子莠有不啻鄉原不  
啻楊墨之足爲莠者則又不容不述孟子不辯  
之辯而辯之也昔孟子旣以夷隘而惠不恭爲  
君子所不由而又以百世之師居夷惠非不辯

之辯以深藏乎其辯於足以亂所神所教乎不  
世之世如孔子者乎此非足爲孔子莠乎

辯無父無君非弑父弑君

自老自佛以無爲極爲宗而不知太極非極於  
無乃至於并其易有太極之有悉歸無而無允  
無之於楊於墨者不此其源其流乎是故無父  
之無非不孝者可以當其無也亦非不孝至於  
弑父者可以當其無也無君之無非不忠者可

以當其無也亦非不忠至於弑君者可以當其無也必禽獸之煦煦於相飲相啄相翼羽毛而宛若有親親父子之仁以見乎其情於禽如鳥之反哺於獸如羊之跪乳頃則所哺者所乳者莫知其爲父而其於哺反者於乳跪者莫知其爲子莫知其爲孝莫知其爲不孝若父若子以喙以角以爪以牙以搏而已又莫知孰爲父之必弑於子又莫知孰爲子之必弑乎父自相忘



於無子無父而後可以當無父之無也又必禽  
獸之子子獨飲獨啄獨歸羽毛而宛若有尊尊  
君臣之義以見乎其情於有翼而飛如禽如蜂  
之屯科於有足而走如獸如蟻之聚穴頃則其  
科而屯者科而莫勝其科屯而莫勝其屯其穴  
而聚者穴而莫勝其穴聚而莫勝其聚君莫知  
其爲君臣莫知其爲臣莫知其爲忠莫知其爲  
不忠若君若臣以尾以毒以嘴以刺以嚙而已

又莫知孰爲君之必弑於臣又莫知孰爲臣之必弑乎君自相忘於無君無臣而後可以當無君之無也且如不孝至於弑父者必欲自父其父而後必弑其父以父其父乃得以自父也如不忠至於弑君者亦然乃得以自君也然則弑父者猶有父弑君者猶有君爾况徒爾不孝不忠者尤未忘情於父於君者也能無父乎能無君乎必墨必楊必禽必獸乃煦煦若親親而愛

相兼愛卒若禽禽獸獸莫不有愛有親而似仁  
以父父乃無父也乃子子若尊尊而我獨爲我  
卒若禽禽獸獸莫不有我有尊而似義以君君  
乃無君也此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  
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  
尊尊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  
太極乃不墮於弑父弑君乃不流於無父無君  
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乃凡有血

氣其尊親也不盡不盡

答作主

其欲某自作主而不憑人之議論不憑人之謀  
言亦切矣人皆言某少主奚獨某之言爲然意  
者某之言未必如人之言也然人之所謂王者  
則知之矣爲農工則主於農工商賈之議之論  
之求不得以入之矣其竟也農工而已矣爲商  
賈則主於商賈士之議之論之求不得以入之

矣其竟也商賈而已矣爲士則主於士聖賢之  
議之論之求不得以入之矣其竟也士而已矣  
商賈大於農工士大於商賈聖賢大於士主其  
大而小不入焉可也主其小而大不入焉是不  
見大而徂於小也而可乎有爲農工而見於商  
賈者商賈之求之議論得入焉有爲商賈而見  
於士者士之求之議論得入焉有爲士而見於  
聖賢者聖賢之求之議論得入焉爲其爲而他

之入似不自憑而憑人矣似無主矣不知其所  
爲者小而所見者大奚容復自憑其小而不大  
之憑奚容復自主其小而不大之主耶農工不  
見商賈而商賈之憑是無主也猶愈於農工以  
終其身者也况見商賈而憑之是將超農工而  
爲商賈也可謂之無主於商賈乎商賈不見士  
而士之憑是無主也猶愈於商賈以終其身者  
也况見士而憑之是將超商賈而爲士也可謂

之無主於士乎士不見聖賢而聖賢之憑是無  
主也猶愈於士以終其身者也况見聖賢而憑  
之是將超士而爲聖賢也可謂之無主於聖賢  
乎人情恒蔽於所不見見之未有不超之者也  
農工之超而爲商賈商賈之超而爲士人超之  
矣人爲之矣士之超而爲聖賢孰實超之而實  
爲之若農工商賈之超之爲者耶商賈之大士  
之大莫不見之而聖賢之大則莫之見也農工

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商賈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商賈與士之大莫不見也使聖賢之大若商賈與士之莫不見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捨其所憑以憑之耶豈徒憑之必實超而實爲之若農工之超而爲商賈若商賈之超而爲士者矣某之見見人之所未見者也某之憑憑人之所未憑者也則謂之見非所見謂之憑非所憑皆可也未見則非其所非矣



既見則是其所是矣是非者之見均也均之不足疑也惟自信其所見所憑之必見是於天下於萬世而已

答戰國諸公孔門師弟之與之別在落意  
氣與不落意氣

意與氣人孰無之顧所落有大小耳戰國諸公之與之落意氣固也而孔門師弟之與曷常非意氣之落耶戰國諸公之意之氣相與以成俠

者也其所落也小孔門師弟之意之氣相與以  
成道者也其所落也大意落於小則濃落於大  
則淡氣落於小則壯落於大則索恒人之意氣  
皆然也聖賢之意氣必落於大而不落於小也  
聖賢之意必誠誠必誠其明明德於天下之誠  
也誠其明明德於天下而意與道凝矣聖賢之  
氣必養養必養其塞乎天地之間之養也養其  
塞乎天地之間而氣與道配矣若戰國諸公之

意亦不可謂不誠也特誠其一已之俠之意耳  
使去其所誠而易之以明明德於天下之誠其  
不淡然也乎戰國諸公之氣亦不可謂不養也  
特養其一已之俠之氣耳使去其所養而易之  
以塞乎天地之間之養其不索然也乎是故戰  
國諸公之小惟孔門師弟之大則可以議之苟  
徒議彼以落意氣宗此以不落意氣議非所議  
宗非所宗者也不落意氣之說豈昌自今耶當

孔子之時如聃如喜之徒已昌其說矣孔子憂其害道是故有爲毋意爲毋必爲毋固爲毋我者皆絕之柰之何後之人昌其所絕而爲不落意氣之說爲毋乎意必固我之說也不知盈天地間皆意必固我之盈也雖欲毋之而不可毋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說雖欲昌之而不可昌也天地之意之必之固之我生民生物而莫測者也莫測其所以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莫

出乎其意必固我之外天地之大也聖賢之意  
之必之固之我猶天地之生民生物而莫測者  
也亦莫測其所以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自莫  
出乎意必固我之外聖賢之大也如軻如讓之  
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者則俠而已矣人見夫軻  
讓之徒之意必之固我之混以神也而不知其  
以大而混而神故意必固我者自天地自聖賢  
以至於一節之士以至於一民一物之微之所

咸用者也彼爲毋意爲毋必爲毋固爲毋我者亦卽意亦卽必亦卽固亦卽我之用也合意必固我而範之於大聖賢之道之所以無不範也夫豈任其意必固我之雜出而莫之範耶意必固我之雜出莫雜于孔子之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雜出之尤者也孔子之道之無所不範雖欲雜而出焉而自不可得而出也不可得而出况得而害乎而又何庸於絕乎無庸於絕而

絕者子之創道之殷而憂其陰害乎所創也雜  
於他者無害於所創而雜於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者或陰害之子之所以絕之也絕之則範之  
矣範之則無庸乎絕不絕之贅矣

辯志之所志者

凡志之所志大有所不容不辯者莫大乎志人  
物志之不容不辯者也且若志人物志不志堯  
舜於人物志抑以堯舜則帝不可以人物於帝

而人物之乃不以堯舜志之於人物志耶然而堯舜則述之孔子者又可以人物而人物乎孔子而乃以孔子志之於人物志耶是人物志之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於孔子辯也又若志人物志不志文武於人物志抑以文武則王不可以人物於王而人物之乃不以文武志之於人物志耶然而文武則祖於后稷者又可以人物而人物乎后稷而乃可以后稷志之於人物志



耶是人物志之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於后稷  
辯也是非徒爲后稷辯也無非亟爲孔子辯也  
夫惟以后稷志之於平陽人物志而得與后稷  
同於平陽人物志而志之者猶有若巫咸有若  
傳說其人物焉則人物志之所志后稷於平陽  
人物志者猶無愧於后稷也猶無愧於文武也  
乃若平陽人物而又有若張儀有若范雎其人  
物者亦得與后稷同於平陽人物志而志之又

奚惟於后稷愧耶雖在文武亦必有所愧也其在文武之心有所愧者亦無非爲后稷愧也亦無非爲后稷爲文武之祖而乃爲后稷愧之混志於人物志愧也是人物志雖於后稷亦容不大有所辯者耶是又深於后稷辯者亦無非切於孔子辯也設志孔子於兗州人物志者亦惟志兗州之人物有若巫咸其人物而又不啻若巫咸其人物又必有若展禽其人物有若傳說

其人物又不啻若展禽傳說其人物又必有若孟軻其人物同志於兗州人物志以志焉則亦無愧於人物志也則亦庶幾其無愧於文武也卽庶幾無愧於堯舜也乃又有若漢之叔孫通有若唐之李績雖非有周之儀之睢之人物是亦漢唐之儀之睢之人物雖非有周兗州之人物是亦漢唐兗州之人物而亦混焉以孔子與通與績混焉志之於兗州人物志又容不爲孔

子之志於人物志愧耶且以通以績其人物而  
人物乎展禽何若亦混焉志之於人物志雖在  
展禽亦必有所愧矣又况孔子又不以通以績  
其人物而混焉志之於人物志愧耶又况以展  
禽其人物而人物乎孔子何若噫且未辯爾且  
以展禽其人物而人物乎堯舜文武何若且又  
以堯舜文武其人物而人物乎孔子何若噫自  
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其盛者又何可不人物

乎堯舜其帝而人物乎孔子之非帝耶又何可  
不人物乎文武其王而人物乎孔子之非王耶  
又何可以非帝非王而人物乎孔子若展禽其  
人物耶噫混焉志展禽志孔子於人物志容不  
辯耶又况志之所志之不容不辯又有若李耳  
者蓋以李耳則仙之所宗而志李耳者不志李  
耳於仙釋志其以李耳非仙耶然而有若河上  
公之章句道德經以宗李耳者何又志河上公

於仙釋志而不志李耳於仙釋志耶噫志李耳  
於仙釋志則得以仙其李耳而仙矣不然若李  
耳者則又仙不仙若也容不於仙釋志以辯李  
耳之不志於仙釋志耶是又亟而深切於李耳  
辯者卽孟軻亟而深切於楊氏辯也亦無非亟  
而深切於仙之所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卽  
孟軻亟而深切於楊氏之宗之得以混孔子者  
辯也又况志之所志之不容不辯又有若達磨

者蓋以達磨則釋之所宗而志達磨者亦不志  
達磨於仙釋志其以達磨非釋耶然而有若慧  
能之直指壇經以宗達磨者何又志慧能於仙  
釋志而不志達磨於仙釋志耶噫志達磨於仙  
釋志則得以釋其達磨而釋矣不然若達磨者  
則又釋不釋若也又容不於仙釋志以辯達磨  
之不志於仙釋志耶是又亟而深切於達磨辯  
者卽孟軻亟而深切於墨氏辯也亦無非亟而

深切於釋之所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卽孟  
軻亟而深切於墨氏之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  
也合而辯之昔之與孔子混者惟楊墨也不容  
已於辯也今之與孔子混者惟仙釋也不容已  
於辯也况又有若列禦寇者又有若莊周者似  
楊而非楊似墨而非墨似仙而非仙似釋而非  
釋又莫辯其人物而亦混焉以列以莊志之於  
人物志矣不容已於辯也亦無非以孔子之混



志於人物志辯也噫奚惟於人物志辯耶且志  
名宦志之所志及志流寓志之所志者亦皆有  
不容不辯者也何者必其人物必皆可志於人  
物志者乃皆可以志於名宦志也乃皆可以志  
於流寓志也然而孔子則志之於人物志矣有  
若伊周亦志於人物志矣何孔子惟若伊周之  
志於人物志而又不若周公之志於名宦志又  
不若伊尹之志於流寓志者其以孔子未嘗有

所宦若周公之宦東洛乃不以名宦志志孔子  
於名宦志耶亦以孔子未嘗有所寓若伊尹之  
寓莘野乃不以流寓志志孔子於流寓志耶抑  
以孔子不可以名宦志志耶不可以流寓志志  
耶然則又可以人物志志孔子於人物志耶是  
又不容不亟而深切於名宦志志流寓志之所  
志者辯也亦無非亟而深且切於志人物志之  
所志者辯也亦無非亟而深且切於志人物志

以混志乎孔子者辯也然則志之所志之大有  
所不容不辯者非志人物志之不容不辯者耶  
然則凡志之所志者必有辯其志之所志而志  
焉而後志之所志有所辯者庶無所可辯也必  
辯之何辯而志之何志耶必辯孔子之志於志  
之所志者必不可以志人物志之所志者混志  
之也必若一統志必志文廟於壇廟志以辯別  
志之所志乎孔子者於一志以統孟軻諸子卽

若文廟四配兩廡特志之以聖賢志大儒志以  
志孔子之志於志之所志者乃庶乎一統志統  
於一以志也乃庶乎無所可辯於志之所志者  
也然惟混焉志孔子於人物志是虛志文廟  
志於壇廟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廟志  
以同乎太廟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壇  
志以同乎天地壇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  
於京師志而志之矣噫必若志文廟志於壇廟

志於京師志以志孔子志乃不虛志文廟志於  
壇廟志於京師志而志之矣乃不虛志孔子志  
之盛於堯舜文武其帝其王而志之矣乃若堯  
若舜若文若武必又何若以志之耶必若四川  
總志必創帝紀以志夏禹以志漢照烈於總志  
之所志所總者引伸以志堯志舜志文志武於  
帝王志而後志之所志乎堯舜文武不志於人  
物志者乃亦庶可以無辯也雖然志帝王志亦

甚難乎其帝其王之志於帝王志也噫必若志  
堯舜於帝王志必志前乎堯舜而帝者必若軒  
轅必若神農必若伏羲其帝乃可以同乎堯舜  
志之於帝王志也不然雖帝若秦帝可混志於  
帝之志耶必若志文武於帝王志必志前乎文  
武而王者必若武丁必若湯必若禹其王乃可  
以同乎文武志之於帝王志也不然雖王若秦  
王可混志於王之志耶意必歟帝王志於一統

志以志伏羲於帝王志以統乎必於聖必於賢  
而帝而王者以志之於帝王志而後帝王之統  
一於帝王志也乃一統志也必翊聖賢志於一  
統志以孔子於聖賢志以統乎不必於帝不  
必於王而聖而賢者以志之於聖賢志而後聖  
賢之統一於聖賢志也乃一統志也必翊大儒  
志於一統志以志周敦頤於大儒志以統乎儒  
之必若敦頤之可以希聖希賢而大而儒者以

統志之於聖賢志而後儒之統亦一於聖賢志也乃一統志也而後人物志之所志者又奚得混所辨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况李耳達磨雖不志於仙釋志而亦仙釋之所宗者又奚得混所辨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又况若儀若睢若通若績其人物亦不得與志之所志后稷巫咸傳說伊尹周公展禽之所志混矣又奚得混所辨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又况若稷若



咸若說若伊周若展禽其人物又奚得混所辨  
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是亦不徒爲凡志之  
所志人物志者辯也亦無非爲凡志之所志人  
物志以混志孔子於人物志者辯也亦無非爲  
莫大乎志人物志之不容不辯其志之所志者  
辯也辯辯或問欲續修湖廣通志者則將何以  
志乎通志以通以志湖廣司府州縣之大有所  
不容不續以修者耶抑或大有所不容不辯以

辯通志之所志所續以修者耶噫大有所不容  
不辯者莫大於安陸州而承天府也何者自安  
陸州未陞承天府而辯之則安陸州雖有藩封  
封之於其州而安陸州猶以州而州焉猶臨濠  
也猶非平也猶臨濠而未府之以鳳陽也猶非  
平而未府之以順天也彼以通志修之續之於  
正德間者惟以藩封所封之宗派所封之歲次  
修之續之於志安陸州志而已可也然於嘉靖

初又以通志修之續之者亦惟以藩封由封之  
起跡由封之繼統修之續之於安陸州志而已  
可耶何也混焉於通志之所志州志者無所別  
也容不辯其不可與州志之所志者混耶自安  
陸州已陞承天府而辯之則承天府雖不有藩  
封封之於其府而承天府亦不徒以府而府焉  
猶鳳陽也猶順天也猶以鳳陽而府臨濠也猶  
以順天而府北平也彼修輿都志而未續其所

與於通志及修承天大志亦未續其所大於通志亦惟志其所興所大於其府猶夫志府志而已可也乃若欲於通志而續修於卽則又不容不以其所興所大之所志者修之續之志之於通志矣而又惟以通志之志府志志承天府於湖廣所屬府之所志而已又奚可耶何也又混焉於通志之所志府志者無所別也又容不辯其不可與府志之所志者混耶雖然通志欲通

其所興所大而志之而修而續之於通志亦通  
之志之非易易也何也且以安陸州而擬焉雖  
猶夫臨濠也而又非易易可以臨濠擬也雖猶  
夫北平也而又非易易可以北平擬也况以承  
天府而擬焉雖猶夫鳳陽也又可易易以鳳陽  
擬耶雖猶夫順天地又可易易以順天擬耶是  
又不容不辯而又難乎其辯者也然則卽欲於  
通志而續而修之者必若何以辯以續興都志

及承天大志相通焉志之於通志以修而後可  
無辯耶必若四川總志之總夏禹漢昭烈於帝  
紀以志之以修之以續之於通志則庶乎其可  
耶噫總志之所總而志者總乎古而志之則難  
而易也通志之所通而志者通乎今而志之則  
易而難也是亦不容以不辯而亦難乎其辯者  
也然則必又何若以續以修通志之志其所興  
所大者而後可耶而後可無辯耶亦必若一統

志之志壇廟志於京師以通之以志之於通志而後可也亦必若欲辨乎帝王志以志其所興所大者於通志而後可也而後可無辯也是又附辯以辯辯乃又有欲於通志以修以續以通以志乎周敦頤志於通志者亦惟若欲辨乎大儒志以志敦頤之所志於通志而不以昔之通志志敦頤於永州人物志而後可也而後亦可

以無辯也不然則永州其人物有若鄭產則前

乎敦願而志之於人物志者得以混敦願於其  
前也雖未可擬展禽其人物以混孔子於其前  
者而亦敦願之展禽也又有若張韶則後乎敦  
願而志之於人物志者得以混敦願於其後也  
雖未可擬叔孫通其人物以混孔子於其後者  
而亦敦願之叔孫通也噫必荆大儒志於通志  
以志敦願志而後可也而後可無辯也而後有  
欲於一統志續而修之者必以卽之欲於通志



之所修所續者爲張本也且一統志之於興都  
志之所興及承天大志之所大亦不容不辯以  
續而修之於數年間矣或者先乎通志之欲續  
欲修而志其所興所大於一統志之所志焉則  
一統志又爲通志之所取法者也然則又奚啻  
爲通志之所取法已耶必爲志十三使司志之  
所取法者也惟通志之欲續欲修在卽乃惟以  
通志之取法言也乃惟以通志爲張本言也是

故大有所不容不於人物志以亟以切以深於  
孔子之混志於人物志以辯者亦無非爲取法  
辯也乃又附辯其所興所大於安陸而承天之  
所志混於州之志庸之志於通志以辯者亦無  
非爲張本辯也又不容不辯敦願亦不可以人  
物志而混志之於通志以辯者亦無非爲張本  
辯也亦無非爲帝王統爲聖賢統爲大儒統之  
必一之於一統志爲取法辯也噫爲一世張本

辯爲一世取法辯則辯之若易易耳然而必辯之至於無所容辯而後解之爲萬世張本爲萬世取法雖萬世亦無復可辯其所辯者是辯又容易易辯耶何者莫非聖賢也孔孟其敦願所希之聖賢耶莫非大儒也敦願其孔孟所興之大儒耶噫亦甚難乎其辯矣亦甚難乎其辯矣乃又附辯以辯辯

補志之所志者

大明一統志志文廟於壇廟志而壇廟志之志其所尊所親者則始之以志天地壇志蓋志乎其所以尊焉者也繼之以志太廟志蓋志乎其所以親焉者也終之以志文廟志蓋志乎其所以尊所親焉者也

要皆壇廟志之所志於一統志以一一以統以志之於大明以大明乎其所尊所親焉者也夫志天地壇志則志乎其所尊之父母於一統志之志壇廟志矣志太廟志則志乎其

所親之父母於一統志之志壇廟志矣然而志  
文廟志則又何所尊何所親何所志之於一統  
志之所志於壇廟志耶亦無非以孔子則文乎  
父母之尊而尊文乎父母之親而親自致凡有  
血氣莫不尊之以尊而自尊之於文廟若尊乎  
其所尊之父母以志文廟志之所尊焉者也自  
致凡有血氣莫不親之以親而自親之於文廟  
若親乎其所親之父母以志文廟志之所親焉

者也乃志文廟志於壇廟志亦自若志天地壇  
志於壇廟志也亦自若志太廟志於壇廟志也  
亦自若志壇廟志於一統志也乃一統志也乃

大明一統志也然則志文廟之所志者志孔  
子於所尊也志孔子於所親也夫何混焉志孔  
子於人物志耶又何志孔子於有所不足尊於  
有所不足親其人物而混焉志之於兖州人物  
志耶乃若展禽其人物則志之於有周人物志

則有周之人物矣則和聖之人物矣則不啻交  
州其人物之人物矣雖非在所尊所親之於文  
廟者而亦可敬可愛者也以若是可敬可愛之  
人物而混焉與志諸文廟之所尊所親者以志  
之人物志猶不無愧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  
者矣况又有不若展禽之可敬可愛者亦混焉  
志之於人物志不尤有愧於文廟之所尊所親  
所志者耶然則欲志孔子志於志之所志者必

若志文廟志特志於壇廟志而不以文廟志混志於祠廟志而後孔子之尊親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乃自不與人物之可敬可愛者混也又况其人物之有不若其人物之可敬可愛者又奚得與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混耶必若是以志孔子於一統志而後志文廟志之所志所尊所親乎孔子於一統志者不虛志之於一統志也又必若是以志孔子於一統志以統



乎孟軻及孔孟之及門者以一之於孔孟之統  
而志之於一統志而後一統志之志人物志者  
不惟不得以其人物志所志之人物與孔子混  
而人物志所志之人物亦與孟軻亦有不得混  
焉者也卽若展禽其人物雖與孟軻亦且有  
得混者又况得與孔子混耶是皆必若志文廟  
志之志於壇廟志以志孔子以志孟軻以統乎  
及門者於一而志之於一統志必不若志人物

志之於兗州志以志孔子以志孟軻以志及門者於人物志而後一統志之志孔志孟者乃尊乃親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於一統志之所志焉者也噫孔孟之得以尊親於文廟者以孔則至聖也以孟則願學至聖者也且以孔以孟以至聖之學以致及門之諸賢莫不尊之親之若父若母以尊以親而自致凡有血氣之莫不尊親亦無非以孔以孟以及門於孔孟之相親

以尊於一時乃有尊親孔孟於萬世也是故將  
來志文廟之所尊所親於壇廟志於一統志者  
亦惟志孔志孟志孔孟之及門於文廟已也此  
外有若漢唐宋其儒其人物悉皆不以志於文  
廟志也必若是以志乃有補於文廟志也乃有  
補於大明一統志也是補小補已耶是又以  
其所補附諸所辯無非有所辯而後有所補爾  
噫凡志之爲志者卽冥所止於心以爲志也噫

凡志之爲志者卽識所止於心以爲志也是故  
方以寘心所止爲志以志者志也卽寘乎心之  
所止於縣於州於府於司於京師而無異志者  
志也卽民之所寘於邦畿以止以志者志也是  
故策以識心所止爲志以志者志也卽識乎心  
之所止於縣於州於府於司於京師而無遺志  
者志也卽詩之所識於邦畿以止以志者志也  
是故孔子志學而止於至善其學志道而止於

至善其道卽民之所志所止於邦畿若止於京師者則京師其至善也志也志孔子志也是故志孔子所志所止於文廟志而又志文廟所志所止於京師志卽詩之所志所止於邦畿若止至善者則至善其京師也志也志文廟志也是故志者志也卽有孔子志則有所志文廟志之志於京師志者自志之也志也卽真心爲志志也是故志者志也卽其文廟志則其所志孔子

志之志於至善志者自志之也志也卽識心爲  
志志也是爲志之爲志志也卽民所志志也卽  
志孔子志也是爲志之爲志志也卽詩所志志  
也卽志文廟志也卽志志也卽志志也并附諸  
所辯所補云

與艾冷溪書

言心言性言道者公之所熟言者也似無俟於  
再言但言心而未言心之所在於大而學之則

士農工商莫非在莫非心心各在各在心是  
終身莫知此心之大學矣言性而未言性之所  
率於中而庸之則士農工商莫非率莫非性性  
性各率各率性成終身莫知此性之中庸矣中  
庸象棋子也大學象棋盤也對着是棋於上惟  
君臣堯舜以之對着是棋於下惟友朋仲尼以  
之故達道始屬於君臣以其上也終屬於朋友  
以其下也下交於上而父子昆弟夫婦之道自

統於上下而達之矣夫父子昆弟夫婦固天下之達道也而難統乎天下惟君臣而後可以聚天下之豪傑以仁出政仁自覆天下矣天下非統於君臣而何故唐虞以道統統於堯舜惟友朋可以聚天下之英才以仁設教而天下自歸仁矣天下非統於友朋而何故春秋以道統統於仲尼然此亦非公之所熟言者耶熟言而又再言似贅言矣况又別言君臣於堯舜友朋於



仲尼似又涉於言之支也殊不知君臣友朋相  
爲表裏者也昔仲尼祖述堯舜洞見君臣之道  
惟堯舜爲盡善矣而又局局於君臣以統天下  
能不幾於武之未盡善耶此友朋之道天啟仲  
尼以止至善者也古謂仲尼賢於堯舜謂非賢  
於此乎且君臣之道不有友朋設教於下不明  
友朋之道不有君臣出政於上不行行以行道  
於當時明以明道於萬世非表裏而何某欲再

言者言及此也豈贅言耶

又與艾冷溪書

其靜夜爲公細搜天下無一空處可補以報  
朝廷惟仲尼之道海內寥寥莫聞誠爲一大空  
爾此空一補豈小補哉補之何如亦不過聚英  
才以育之將使英才飾滿於下以待上用卽周  
子所謂善人多而朝廷正天下治矣補報亦  
豈小哉且有大大精神力量而後能補此大空公

精神力量不可謂不大矣但恐抵家日見人之  
華屋便以已屋之不華爲空日聞人之多田便  
以已田之不多爲空日亦急急思所以補之也  
又何暇於補天下之大空耶縱有大精神大力  
量惟在華屋多田以洩之耳大安見其大哉某  
至此又欲再言言愈謬矣何敢再言乃敢乘此  
南還新味忘分再言以冀補空於萬萬也何如

題仁爲已任

仁人也人人相形人已乃形形於上者存乎人  
爲仁則由已也顏子事之形於下者人而仁仁  
以爲已任也曾子重之事仁者必竭才必短命  
而處重仁者必戰兢必死而後已乃若孔子之  
爲人也發憤忘食何竭才耶樂以忘憂何戰兢  
耶安仁者也不知老之將至何死而後已耶仁  
者之所以壽也有志於仁以默識爲宗識曾耶  
識顏耶識孔耶抑於已於仁識不識耶

辭唐可大餽

分人以財不過謂之惠惟爲天下得人乃可謂之仁蓋以人則財之本而有人自有財得人則財不必分而財自得於人之得矣奚啻惠之而已哉將見老者以得人而安朋友以得人而信少者以得人而懷莫非以朋得朋以友得友爲得人則共乎十數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雖老而懷少之本自有所由起以致後乎十數年所

得之朋所得之友或少而安老之本自有所由  
繼相繼相起於朋友之得以得人若可大可得  
爲我朋爲我友共學以安老懷少則自有祿於  
學之共而天下自歸仁而飽於仁不必分財以  
惠人矣何其仁耶

聚和學教諭族俚語

茹養自忖德素未脩本不足以協人心癸丑正  
月顧長少謬推率教固辭弗獲乃勉強矢志舊

衰振朽蚤夜以思上思君之所以善其治者

相

以有國家之教也下思民之所以善其俗者以有鄉學之教也本族鄉學之教雖世有之但各聚于私館棟宇卑隘五六相聚則寥寥數十相聚則擾擾爲師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施教爲徒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樂學故今總聚于祠者正欲師徒之舒暢也况聚于上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上族之親聚于中族私館則子弟惟知中

族之親聚于下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下族之親私館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總聚於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且不惟可以除子弟之私念凡爲父兄者朝夕相顧子弟亦因以相親相愛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堂樂觀子弟禮以相讓文以相勗懽如翁如而相親相愛之念亦皆油然而興矣故總聚于祠者又以與長上之親愛也夫教旣總矣然又



各歸各饌則暑雨祁寒子弟苦於驅馳父兄心亦不安故不分遠近貧富必欲總送饌所以省驅馳以安父兄之心也饌旣送矣然又各歸各宿則晨出夜入子弟襲以遊蕩師長教亦不專故不分遠近長幼必欲總宿祠者所以防遊蕩以專師長之教也若貧者以人單力薄而有送饌之慮是謂無遠慮矣獨不聞孟氏寡母尚不憚三遷之勞與費以教其子何慮一送饌邪富

者以溺愛姑息而有宿祠之憂是謂無大憂矣  
亦不聞孟氏孤兒而不顧三遷之近與遠以養  
其蒙何憂一宿祠邪或者父母偶感本身失調  
審其輕重處有常條或者父母逢旬本身初度  
審其誕辰處有常條或者伯叔吉凶外戚慶吊  
審其親疎處有常條子弟方婚聘者婚娶者婚  
畢者既聚于祠不許擅歸審其臨期處有常條  
子弟舊業農者工商者僧道者既聚于祠不許

擅徃審其緩急處有常條凡大小筵飲公私雜  
會不許擅赴審其當否處有常條况半年之後  
試子弟有生意者必有權宜之處三年小成又  
有通變之處十年大成則子弟不論貧富其冠  
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爲父兄者勿懷淺近之  
慮卑小之憂以誤子弟所學勿聽無稽之言無  
根之謀以亂師長之教勿容閑人私令小者陰  
報家事雜詞勿徇婦人私令婢者潛送菓品玩

好勿縱以子弟盛饈勿快以子弟厚味凡一語  
一默一飲一食皆欲父兄撙節之者所以嚴外  
訪之防也自二月一日爲期在師長亮能以此  
相勸子弟可不以此相勉父兄亦能以此相守  
妻孥可不以此相順其在外姓父兄子弟幸以  
相體本姓決不敢以親疎分厚薄也上有年邁  
行高下有年富力強不與師長及率教等項及  
在祠子弟之列者莫不以此相勸茹藿敢不以

此懲忿窒慾以補素之所未脩者敢不以此遷  
善改過以補素之所未修者敢不以此敬老慈  
幼以補素之所未修者敢不以此信友報君  
以補素之所未修者伏惟合族長少同心體悉  
以圖成功則不惟不負宗祖亦且表率後嗣不  
一世獲慶亦且永世有賴矣謹論

聚和率養諭族俚語

茹芹自幼安於親之所養莫知其本於君之

所賜夫我之田產由於親之所遺似非君之  
賜也我之形軀由於親之所生亦非君之賜  
也故視君田糧之征若費在我之財視君  
丁糧之征若勞在我之力分雖勉強輸納應承  
亦不過苟免刑罰而已自究其心豈真樂於盡  
分以報君之賜邪况推是心以往惟憂其財  
之費也又憂其不容以不費則必千思萬慮其  
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重費又圖僥倖

以蠲免其所輕費而後已也惟憂其力之勞也  
又憂其不容以不勞亦必千思萬慮寧勞其力  
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重勞又圖苟且以隱匿  
其所輕勞而後已也故推是心以處一族則惟  
欲一族以替其費與勞耳而一族之失養莫知  
恤也推是心以處一房則惟欲一房以替其費  
與勞耳而一房之失養莫之恤也甚至推是心  
以處同胞兄弟則惟欲兄弟以替其費與勞耳

而兄弟之失養莫知恤也兄弟因之以相忤一  
房因之以相殘一族因之以相戕不惟忘君  
之所賜亦將失親之所養矣卽此以究其心誠  
何心哉癸丑正月合族始聚以和和聚於心始  
知養本於君之所賜也我有田產不有君  
以統於上則衆寡相爭田產不得以相守也今  
我得以守其田產者得非君所賜歟我有形  
軀不有君以統於上則強弱相欺形軀不得



以相保矣。今我得以保其形軀者，亦非君所賜歟？知其賜之難報也，故已設率教，又設率養以報其賜，知其養之難率也，故設輔養者以維其輔，又知其養之難維也，故另設一十二人總管糧于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糧于八節七十二人各徵糧於各候，各候完訖，類付于八節之所催者八節完訖，類付于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訖，類付于維養者，交收轉付輔養，以俟率養之

所率矣或者各候糧有未完則必達于各節各節糧有未完則必達於各季各季糧有未完則必達于維養者轉達輔養以達率養以審其情以達于率教教之不改然後呈于官司俾各由漸而化同樂于盡分以報君上之賜也凡屬于徵糧者勿謂催糧爲逸以惰其所徵也属于催糧者勿謂管糧爲逸以惰其所催也属于管糧者勿謂維養者爲逸以惰其所管也豈知繼

養者同輔養以從率養四時相聚不敢少逸于  
四時管糧者一人管于一月不敢少逸于一月  
催糧者一人催于一十五日不敢少于一十  
五日徵糧一人止徵五日五日乃可以少情耶  
况徵糧者有能常懷報君之心而樂於盡分  
則又當引而進之矣何可以少情邪率養苟不  
盡分亦當自慚而退矣安敢以少逸邪必不敢  
以逸率其所輔必不敢以逸率其所惟者也必

不敢以逸率其所養必不敢以逸率其所催徵  
者也必不敢以逸率己以不盡其分之所當盡  
焉者也故凡田糧之徵敢不樂於盡分以輸納  
邪丁糧之徵敢不樂於盡分以承應邪又豈敢  
妄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費邪又豈敢  
徒勞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勞邪又豈敢  
欲一族一房及同胞兄弟以替其費與勞耶又  
豈敢不知恤同胞兄弟及一房一族之失養邪

惟不敢不期兄弟之相忤者以相翕也惟不敢  
不期一房之相 者以相協也惟不敢不期一  
族之相殘者以相睦也惟不敢不自率其性以  
率吾親之所養以報吾 君之所賜也謹諭

聚和老老文

伯父煥宇公屆七十七日老率教茹藿率養  
茹芹輔教聲雅世華定宇輔養聲珮慎夫廷望  
維教養明宇輔宏孔瀾卿耀相欲汝元撰文以

老老焉汝元乃撰所欲者曰欲貨色欲也欲聚  
和欲也族未聚和欲皆逐逐雖不欲貨色奚欲  
哉族既聚和欲亦育育雖不欲聚和奚欲哉聚  
和有教有養伯叔欲率未列于率惟朝夕與率  
相聚以和育欲率也欲輔未列于輔惟朝夕與  
輔相聚以和育欲輔也欲維未列于維惟朝夕  
與維相聚以和育欲維也育欲存是又奚欲哉  
昔公劉雖欲貨然欲與百姓同欲以篤前烈以

育欲也太王雖欲色亦欲與百姓同欲以基王  
績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仲尼欲明明  
德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  
意欲致知在格物七十從其所欲而不踰乎天  
下之矩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汝元亦  
奚欲哉惟欲相率相輔相維相育欲於聚和以  
老老焉又奚欲哉

修聚和祠上永豐太尹凌海樓書

蒙示明哲保身之學熟察我翁一言一動無非  
學以保身所示不爲虛矣惟謬見則以身有在  
而後不容以不保身在尊而後不敢以不保如  
身在農在工在商身在卑也不保未有不殞其  
身者也是身有在不容以不保也又如身在士  
由士而仕身日尊矣身之尊者言足以興默足  
以容信不敢以不保也今某不農不工不商身  
已不在卑矣保身何爲况又不士何由以仕身



已不在尊矣身不在尊雖言不見其言雖默不見其默何足以興何足以容雖欲保身保身何爲某所以如痴如癡者以身之無在也無在而求有在之不暇矣何暇於身之保耶文王之不暇食亦以身之未有在也不然何致姜里之囚囚其身者似不知所以保其身也詩美文王爲明哲保身者保之於身尊之後也仲尼之席不暇煖亦以身之未有在也不然何致陳蔡之厄

厄其身者似不知所以保其身也而仲尼獨誦  
明哲保身之詩者得非思保之於身尊之後耶  
我翁雖時時事盡保身之學謂之保身於官  
則可矣若謂保身如文王如仲尼則未也我翁  
以爲何如

又書

樵語一軸雖達鄙情然實欲父母謀出樊籠而  
爲大道之宗主也若在樊籠戀戀縱得以展高

才不過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於大道何補直須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復生於世則大道有正宗善人有歸宿身雖不與朝政自無有不正矣大道之明莫明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明大道者亦惟出身於春秋以與國政於朋友之交信也何嘗戀戀樊籠且樊籠甚窄而又多猜多忌縱有高才從何以展此在父母不可不早謀也如謀出身爲隱士而無補於朝政是欺

君矣欺。君之人安能主明大道必不敢爲  
父母設此拙謀以蒙欺。君之誅也卽欲父母  
出身爲伯夷爲下惠是亦爲謀之拙者也何敢  
欲父母爲隱士耶無非欲父母出身以主朋友  
之大道而繼孔子之賢於堯舜者也堯舜立政  
之盡善者也孔子設教之至善而身不與政者  
也不與政而賢於立政然則出身以繼孔子以  
主大道之宗其於朝政豈小補哉伏惟序樵語

詳加察焉不勝幸幸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三卷終